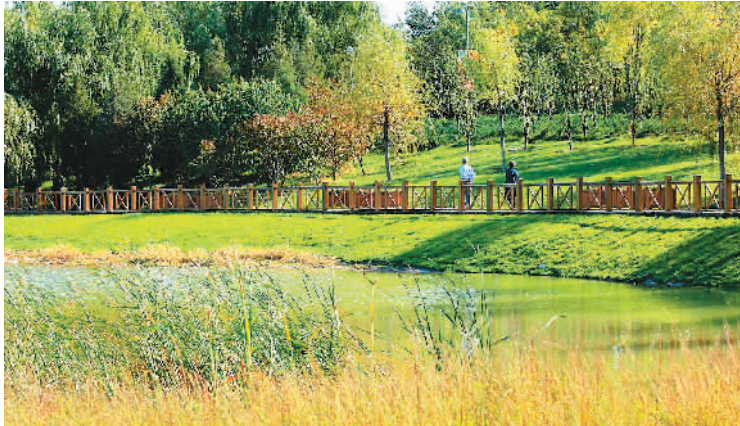


◎百年辉煌

从荒园到花园

周晓枫



1

我是2008年搬到北京天通苑的。当时这里虽不荒凉，但和城区相比多少算是偏僻。我搬进来后，晚上都蛰伏。小区面积很小，但环境优美，移步换景，还有一湾浅溪。

出了小区，南侧有条“清河”，这是一条名不符实的水，极浅，河水流动得分外缓慢，暗绿发黑的水草，就像经过慢动作处理那样随着波流摆动。

小区北侧是大片的天通苑社区，人口密集，来来往往都汇聚在一条道上，压力之下，阳关道也形同独木桥。加之流动的小商小贩，肆意穿梭的电瓶车、小摩托……到处都显得杂乱无章。

转眼，10年过去了。改变是如此巨大，却又如不动声色。

从未想到，10多年之后，我会有这样的幸运。我所居住的小区东侧，是小巧的立水桥公园；小区西侧，是东小口镇森林公园。幸运不止于此。从东小口森林公园向西，是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；从东小口森林公园向北，是贺新公园；再向北，是太平郊野公园。这些公园，每个面积都超过1000亩，它们彼此连接，形成地图上广阔到奢侈的浓绿色。盛名之下的奥林匹克公园，步行1公里多一点就可轻易抵达。

这里变得令人赏心悦目。我变得特别喜欢在公园里散步，看早上的晨曦，黄昏的夕照，在花木上留下美妙的光痕。灌木和乔木。疏生或密生。球果、蒴果与翅果。这里颇具魔术感，像个万花筒的世界，只要季节轻轻旋转，就花开花谢，时时不同，绽放成一个光影灵动的崭新世界。

公园真大，大到能把人跑累、走累、看累。冬天的正午走呀走，能走到空旷得怀疑自己是某只野生动物。有些树还在冬眠，有些树正在被养护，树干上别着注射针筒，里面是用于防蛀的液剂，看起来像在输血。秋有银杏冬有雪，这里就有披金戴银的童话树；即使最寒冷的时候，树枝也像洗净的铅笔素描，枯枝的草皮同样有着铅笔画那样细密的笔触。大片一人多高的紫薇，疏落枝条上，结着珍珠大小的褐色球粒。它们被墨绿色的无纺布围护，从上到地裹起，上面系着3根金色的束绳。墨绿配哑金，真好看，紫薇就像穿着裸肩的晚礼服。对休眠的花木来说，不仅起到保暖和遮护的功能，更让它们拥有一种自己的体面。墨绿配哑金，又像高级的礼物包装，里面藏着春天的礼物，生命的礼物，奇迹的礼物。

虽然紫薇又叫痒痒树，格外敏感，但春天不是从紫薇开始。最早，当然是低温中就爆竹般炸开的迎春，那小小的零星的黄色火药，起初不起眼，很快就引燃了整个春天。落叶色的大地，重新焕发生机，冒出树芽一样的绿意。是的，地气和春意是从大地的每个毛孔里渗透出来，上升并显露。然后是玉兰，花开得汹涌澎湃，排山倒海，月色下散发瓷器般的光芒。然后，柳烟朦胧，桃花迷离。细雨里的湿桃花，风吹如雾的梦桃花，都像显灵的童话那样

美。如果说海洋是浪的起伏，春天就是花的波涛。有的花期长，有的花期短，有的盛花期过了还有续花期……春天在这里涌如层澜。

白天，草茎金灿灿的，就像拇指姑娘的锦缎婚纱；夜晚，玉簪莹润，幽香四溢，像由某种神秘的矿物质铸造。你可以看到雨果、绿野这样的月季品种，也可以看到胸径1米的高大云杉。我在公园里见过蜂农的木板条箱。像蜜蜂一样，我的内心振翅，有细小而甜蜜的嗡鸣。有时孤独，有时消沉，但安静地走走，慢慢地，我的情感就像一座被雨水复活的花园。

春有柳烟；冬有乱针刺绣的松针；秋天有灿烂到辉煌的金色；夏天，蝉声有多远，绿色就有多远。如果常年生活在花草树木之中，人的内心会不会变得干净，像风雨中的果实那样擅长自洁？因为所面对的植物，让人没有任何运用计谋的需要，久而久之，也许就会像野生动物般自然、简单与诚实吧。

2

水多了有鱼，花木多了有鸟。

树冠繁茂时，有时看不到那些翅膀，只听到鸟鸣，像晃动孩子的储钱罐发出声响；有时，清晰看见鸟飞越的航线，最小的鸟也像一枚闪耀光芒的分币，是听得到也看得到的快乐。有时，看到鸟群经过上空，让我欣喜和信赖，仿佛此时自己脸上吹过的风，正是由它们的翅膀所拂动起来的。有时，连不起眼的麻雀落下来，都像从天而降撒下来的大把花籽。

嗓门粗犷却好心肠的大喜鹊，多得报喜也像吵嘴。这些看似穿燕尾服的家伙，翅膀并非全黑，而是钢蓝色的。还有另一种灰喜鹊，翅膀是雾蓝色的，经常像相声观众那样在一起笑得嘎嘎的。

连这里的乌鸦都是上过魔法学校的。它们的身体像刚被鞋油打亮抛光，显得神气。有些乌鸦即使高傲阴险，还是发出牙牙学语的声音，甚至有些恶作剧地模仿婴儿的哭声，当你担心地去寻找，淘气的它已在草地上蹦蹦跳跳地戏弄。

斑鸠的脖子戴着复古的珍珠领圈。戴胜的头冠像个非洲酋长。山雀的顶毛黑茸而扁平，就像被凝胶固定过的朋克发型。鹤哥儿擅长学舌，可我以前除了看到它在笼子里学习人类的外语，从未在野外环境见过它。现在鹤哥儿不说话，不说话我也知道它高兴，因为它迈着活泼的碎步，兴高采烈地走了。咚咚咚，敲响树

干的是不怕脑震荡的啄木鸟；刷刷刷，掠过草丛的是拖着长长尾羽的雉鸡，它披覆一身即使在中国古画中都比格外浮夸的艳彩，在4月里追逐着它朴素的新娘。

生态环境的改变，让越来越多的鸟在此栖居。据说近年来此过冬的候鸟已超300种，数量已超过了150多万只，包括震旦鸦雀这样被誉为“鸟中大熊猫”的珍稀品种。我查看图片，震旦鸦雀长相低调，它的形象并不像震旦角化石那样诡异，并非震撼人心的俏花旦模样。会不会，正因平淡无奇而不易被察觉，它在我身边一掠而过，而我浑然不觉？奇迹已经发生，我尚未做出及时的反应？

我仰望天空，看到飞翔的鸟，以及很多的鸟巢。那些新生的雏鸟嘴角大张，渴望被亲鸟哺喂；不久之后，它们将学会歌唱。树杈的筑巢被风晃动，像催眠的摇篮。天空像摇篮宠爱所有的飞鸟，海洋像摇篮宠爱所有的游鱼，大地像摇篮宠爱所有的走兽。

3

是的，这里还有优美而害羞的小小走兽。

在公园刚刚建好，各种管理还未到位的时候，我喜欢在这里散步。我在这里救助过两只刺猬。

刺猬常见，我在夏夜频繁遇到草丛里的刺球。它们迈出细巧的小腿小脚，在叶堆里翻腾，发出超出预想的动静。也许因为没有什么受挫的经历，那小小家伙不仅天真而无畏地出现在白天，而且是在上班高峰期，大摇大摆地走到汽车穿梭的马路上。我紧急停车，它站在轮胎前，静止，不知是好奇、出神还是被吓坏了。发现刺猬的身体上沾着蛔虫，我把它带去宠物医院救治。谁想到，它在车上就像中毒似地瘫在那里，喘息艰难。住了一天院，刺猬才恢复了精神头儿；可我把它带回途中，它又不行了。往返两次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刺猬晕车。

刺猬就像个针垫，看似无畏，其实是一种防卫过当的动物。我把两只刺猬先后放到森林公园里，这对它们来说，应该是个乐园。余生平安，可爱的小邻居们。

我还会遇到黄鼬，虽然黄鼠狼的俗称不那么好听，但我喜欢把它当成会魔法的小仙。民间传说，它们听得懂人话，情义深重，不畏强敌且好记仇。有些有着熬夜的黑眼袋，有些围着鼻翼有圈白毛，像京剧里的小丑脸谱，小巧的头，修

长而玲珑的腰，它们灵活穿行的身影分外迷人。

园丁劳作时，会因为碰到公园里的野兔而愉快。花从映在它们晶亮的眼睛里，雨水落到蓬软的皮毛上，那些可爱的亲爱的让人疼爱的小兽，正和我们一起呼吸。假设没有动物，我们不过就是这个世界的孤儿。

社会文明的发展，当然需要技术的支撑，但更需要植物的养润和动物的陪伴；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、渴望与尊重，充满热情、柔情与深情。

4

像我一样，附近的居民越来越多地徜徉于这片欣欣向荣的城市丛林。

跑步者全身装备齐全，他们体魄强健，肌肉线条清晰，橡胶步道使他们拥有弹簧般的脚踝。孩子忙于在沙堆上建筑，用随身携带的小铲或临时找到的树枝作为挖掘工具。那些小小的城堡并非虚妄，黄昏过后，孩子们离开，留下的残迹里，每一粒砂子依然闪烁石英的光芒。

体育器械的彩漆，色彩饱和度很高，老人正在用尚还灵活的腿脚努力蹬踏，力争迎接依然自信的晚年。

即使健康受损，也并非绝对的悲剧。一个中风的老奶奶，用四爪拐杖走，以极为缓慢的步速尝试恢复身体机能。旁边是原本急脾气的老太太，现在一步一驻足，经常像定格似的，陪着老奶奶。不急不急，慢慢来，就像以前曾经和未来将有的漫长陪伴。

我的锻炼方式还是散步，沿着林间的铺石小路走，它们像河流或者溪水那样保持蜿蜒，延伸到安静的远方，延伸到生长着连翘、锦带、鸢尾、榆叶梅和紫叶李的远方，延伸到枝杈间新鸟试飞、土窝里幼鸟拥眠的远方。我一边走，一边听到操场方向隐隐传来有节律的篮球声：砰砰砰，恍惚间，我觉得这片大地是活的，那是听得见的心跳。

如果愿意，还可以出公园，走很近的路，就可以到达清河。林子外，道路明显变宽。原来的马路特别窄，被小贩儿、自行车、各种零碎的建筑所围堵和阻隔。我还以为那些窄路会像细绳子一样永远勒着这片区域，忽然它们就变成城市的腰带或腰封，体面、美观又提气。怎么做的？像个魔术。

清河，就如它的名字那样流淌着，曾经的污水像经过透析般，被过滤掉毒素。立春过后，我就看到香皂盒那么大的水禽，是些小朋友，它们不起眼，羽色就像还没发芽的树皮，袖珍的小脚丫刚刚划了几天水的样子。恋爱的绿头鸭，优雅而含蓄的爱情刚刚开始，它们在水面画出同心圆。还有一只中等型号的水禽，我不认识，它脖子一梗一梗向前，很害羞，稍微有人靠近，它就装作忙于捕鱼的样子潜泳到远处去了。

我2008年刚搬家时，觉得这里像是孩子的储钱罐，只有零星硬币，略带寒酸甚至辛酸。10年过去，我成了天通苑发展变迁的受益者。

这是4月，像破茧羽化的大蝴蝶，闪烁着光彩。沿着春天之路，你将进入现在的或未来的花丛。



脱贫后的康庄路

刘裕国

登四川通江县诺水河镇柳林村雄奇的山梁，风吹绿野，正回荡着时代的交响。

第一次走进柳林村，是2017年新春。贫困户村民李国芝悄然走进我的视野，汇入笔端。他的事迹赫然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。普通农民也能上头版头条，乡亲们激动地奔走相告，他一夜之间成为“网红”。

“没错，是3500元！”把最后一袋马铃薯装上汽车，李国芝顾不上洗掉手上的泥，满面笑容地收起收购商递来的钞票。快过年了，他还要卖一头200多斤的肥猪，又要收入2000多元。他还得和妻子抽空布置新房，“这日子，过得有奔头了！”

过去的李国芝，可没现在这么精神，妻子残疾，孩子读书，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要赡养，一家子负担都压在这个50多岁的男人身上。

柳林村地处高寒山区，山高坡陡路难行，土地瘠薄粮难种。2014年，通江县旅游局结对帮扶柳林村，派驻“第一书记”，让这个贫困村面貌有了起色。李国芝有了结对帮扶人——县旅游局工会主席付旭。

喂羊养猪，下地耕种，李国芝经过苦战提前一年甩掉了贫困“帽子”。

2018年，在迎新鞭炮声中，李国芝和几十户散居在高山上的村民，从云雾缭绕的破旧村落搬到了山下靓丽的新村安置点。政府统一修建的小楼房，基础设施现代，入户路连着大马路，外出抬脚就能上“大巴”。

李国芝心里甯提有多甜。脱贫摘帽后的路咋样走？他早就在盘算，还没过完路，他就骑摩托上了山。

他不甘待在新村安置点过清闲日子。老婆虽右手有残疾，到附近打零工

没问题，两个女儿省外务工，7岁小儿子也入了学。他牵挂的是那10多亩承包地和几十亩林地。他要发展特色种养，在土里刨出金娃娃。

2019年，上级给柳林村派来高级农艺师、通江县银耳专家李庭云，在村里开展银耳种植培训。李国芝自告奋勇参加培训。培训班第一期办了10天。除了教种银耳，还有养猪养羊养鸡和种果树培训。李国芝每天第一个到教室，听得聚精会神。笔记写了厚厚两本，晚上还泡在村图书室。他说：“我只有小学文化，只有多下点笨功夫，才能把知识学到手。”

开着知识回到山上，李国芝铆足劲干开了。上自留山砍下青冈树，锯成树棒，在树棒上钻出孔，再将树棒架成三角形，在太阳下晒一个多月。最后，将从农技站领来的菌种注入孔里，用油纸盖好，进行发酵。

“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很难。”李国芝说，最苦的是钻进密林砍树，日晒雨淋不说，青冈木质地坚硬，砍了几棵，就腰酸背疼，常常一天干下来，累得腰都直不起。虽然累，但他每个环节都不含糊。60天发酵期，他按期进行3次翻棒处理。等发酵期满了，李国芝看到一朵朵白玉般的银耳在眼前绽放，心里乐开了花。

银耳收获了，李国芝采摘了一些带回家，全家人满心欢喜。调皮的小儿子灵机一动，抓起几朵银耳，一朵放在头顶，两朵放在手掌心，双臂向两侧伸开，逗得李国芝开怀大笑。妻子举起手机录下短视频。村支书卢兴军将他们的短视频做成抖音，发在为村民代销产品的朋友圈里。李国芝的银耳一下子火了，成了网上抢手货。2020年，李国芝卖银耳

收入两万多元。仅这一项，就是他前几年收入的三分之一。接着，李国芝又瞄准了魔芋种植。魔芋是驻村帮扶干部从陕西带回的。李国芝听农技师讲过，魔芋适宜长在斜坡地。他把山梁上的承包地和一些无人种植的荒坡地都开垦出来，顶着烈日，挖沟，排水，掏厢，用背上晒脱一层皮的付出，确保了魔芋不受涝灾。种魔芋每年增收6000元。村干部说，李国芝做事，既能吃苦，又多长个心眼。搞家庭养殖，李国芝做得也很用心。过去他家每年顶多养五六只鸡，而近几年，每年出栏30多只。

搞农业免不了靠天吃饭，有风险，但李国芝说：“在地里多种些花样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就不怕没收成。”几年来，他用5000元产业扶贫周转金和4万元扶贫小额信贷，养了牛、猪、羊、鸡，种了土豆、玉米、中药材，还栽了花椒树和李子树。他说：“脱贫后不能松劲，关键要抓好巩固，有巩固才能有发展。”他的10多亩承包地，100多亩自留、代管山地，全都满满当当，无一处闲着。

守望麦田

李亚军

这个周末的午后，在库峪山口，看到了久违的麦田。金山灿灿的，一片连一片，连绵不断，沿山通向远方，也通向了记忆深处。

小时候的农村，一过谷雨，空中就会传来布谷鸟的叫声，麦子黄了。麦子大约熟在“六一”前后，孩子们可以在麦田里撒欢。生产队集体耕种的麦子连成一片，麦子变黄的那几天，感觉天地都一片金黄。管事的队长会带着几个老把式，紧张地一会儿看麦田，一会儿看天气。成熟的麦子怕风也怕雨。

七八岁的我心里惦记的却是集体大灶上的油炸糕。万事齐备，生产队长一声令下，上百个劳力就拎着镰刀，奔向了村东的麦田。早晨的麦子还有些湿，割起来费劲，但开镰后所有人都有些兴奋，大家一字排开，从北向南，翻飞着镰片。太阳慢慢升起，田里开始温热。10点多，送水组吆喝着十几个小孩，抬着大水桶，拿着粗瓷碗，把水送到汗流浃背的大人手中。日近正午，太阳端端地从头顶照下来，麦子干爽起来，割麦的声音也清脆整齐。孩子们跟在后面，捡拾落下的麦穗。午后两三点，大人们会陆续直起腰来，一边看自己割的麦茬，一边和孩子们开着玩笑。午饭送来了。白馒头加辣辣子，绿豆稀饭，再就是炸好的油糕。馒头随便吃，油糕却有定额。一年中难得这一回，大吃的人们个个兴奋。软面炸出的厚油糕里面放着白糖，一口咬下去，又油又甜，这不就是老师说的好日子嘛！吃饱喝足后，大人们要休息，等着傍晚时的脱粒，那才是整个夏忙最高潮的事情，开机前场头还会燃放鞭炮。

这样的事儿轮到自己顶上去时，已是七八年后。联产承包，土地分到各家各户。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孩，早早就操心田里的事儿。每年秋收后，锄田、整地、播种、灌溉、除草、施肥，样样都要学着干。等到麦子齐腰，样样都要学。每天放学都到田里查看一番。自家那三亩地，每年都是母亲带着我们三人动手割，差不多要割上两天。除了割，还得捆，然后拉到场里。但要伺候大型脱粒机，还必须再请来七八个劳力，多数是本家的长辈和兄长。那些日子，母亲会从别人家借来炒锅，架在火炉上。破例往里面倒上一瓢底的清油，分别炒出三四个菜。主食多是麦面皮子配稀饭，有时还要给醇醇的浆水里泼上煎油，解馋又消暑。

这是快40年前的事。前几年回家，站在河边抬头眺望，大片的农田耨荒，长出了杂草。现在，农民生产生活的门路多了，外出打工挣钱，田地不再是他们倚重的命根子。

农田荒了，老家也就很少回去了。城市扩张，老家被征地拆迁了。我在合同上签了字，之后，连老院心里都忍不住看了一眼，匆匆离开，心里像没了根的柳絮，毛毛的，一直飘在长空。

在这个乍热的午后，站在赵师傅家的露台上，欣喜地看到青山下金黄色的麦田。赵师傅说，回到老家，就得吃咱老家的饭。他请人做了土豆糍耙、米面皮子、油泼面，还配上了一盆油泼浆水，一大碗炒韭菜。边吃边聊，聊到了生产队的麦田，聊到了自家承包的麦田，说到了被荒废的麦田。心底的回忆一下子浮现起来，心中的漂泊感也一点点点在沉淀。赵师傅说，现在好了，政府允许土地集中流转，一些人把村里的农田集中起来，进行大机器耕作，比过去的生产队厉害多了。

午后，我们一起走到麦田边上，看着等待收割的麦浪，齐刷刷地刺向天空。用手摸了摸摸扎扎的麦芒，心里有一丝久违的痒。一阵微风吹来，麦田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好像儿时的割麦声。远处，大型收割机正在轰隆隆地忙碌着。据说，一些地方已经实行了无人收割。到那时，希望走进新时代的乡亲们可以在屏幕前，守望着自己的麦田。

李国芝告诉我，这些种养活儿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干的，只有播种时请来几个人帮忙。他的工棚里，摆放着旋耕机、粉碎机、饲料加工机等，这些他都学会用了。镇政府去年还奖励他一台烘干机。

李国芝带我参观他山上的住处，电视机、洗衣机、煤气炉等一应俱全。厨房、卫生间干净整洁。工棚壁上悬挂着一对音响。李国芝说：“我很喜欢听歌。”说这话时他笑得像个孩子。

其实，一切的答案，都在他的笑容里。



《而已集》里的纸条

刘荒田（美国）

两个外孙女在我家胡闹了两天半后，要跟着妈妈回家了。每一次告别，我总是这样：半个心如释重负，半个心在高叫“不要走”。小A手拿一样东西，跳上车之前，回过手，把东西放在我手里，是一本书：鲁迅的《而已集》。我最近正在读它，一直放在书房案头。别说话，连她妈妈——我的女儿也只会说广东话，少年时在唐人街中文学校学的汉字早已忘光。以难懂著称的鲁迅杂文，这只会英语的6岁孩子怎看得懂？只是巧合。

小A和她8岁的姐姐，今天在我书房的书架前玩了半天，把中文书一本本抽出来，有插图的，看得久些；纯汉字的，马上翻页。我不好阻止，只要求她们把书放回原处。我本来端坐电脑前，打算写点什么的。从她们进家门起，就不得安生。

因为疫情，她们没学可上大半年了。当妈的负起责任，教她们功课。女儿私下向我抱怨，孩子天天腻在家里，不能外出，管教真累人。我深表同情。她让丈夫在家上班，把孩子带来我家，未必没有卸下担子歇歇的意思。老两口当然赞同。从3月底起，为遵守居家抗疫令，女儿一家有近半年没来，如今补足欠账。

两个孩子做完妈妈布置的作业后，缠上了我。我想了一个主意：向她们订制连环图，每本20元。规定了题目：我们一家去夏威夷。要求有图